

第九十八回

猿熟馬馴方脫殼

功成行滿見真如

寇員外既得回生，復整理了幢幡鼓樂，僧道親友，依舊送行不題。却說唐僧四衆，上了大路，果然西方佛地，與他處不同：見了些琪花瑤草，古柏蒼松；所過地方，家家向善，戶戶齋僧；每逢山下人修行，又見林間客誦經。師徒們夜宿曉行，又經有六七日，忽見一帶高樓，幾層傑閣，真個是——

沖天百尺，聳漢陵空。低頭觀落日，引手摘飛星。豁達牕軒吞宇宙，嵯峨棟宇接雲屏。黃鶴信來秋樹老，彩鸞書到晚風清。此乃是靈宮寶闕，琳館珠庭。真堂談道，宇宙傳經。花向春來美，松陵雨過青。紫芝仙果年年秀，丹鳳儀翔萬感靈。

三藏舉鞭遙指道：『悟空，好去處耶！』行者道：『師父，你在那假境界，假佛像處，倒強要

下拜；今日到了這真境界，真佛像處，倒還不下馬，是怎的說？『三藏聞言，慌得翻身跳下來，已到了那樓閣門首。只見一個道童，斜立山門之前，叫道：『那來的莫非東土取經人麼？』長老急整衣，抬頭觀看，見他——

身披錦衣，手搖玉塵。身披錦衣，寶閣瑤池常赴宴；手搖玉塵，丹臺紫府每揮塵。肘懸仙籙，足踏履鞋。飄然真羽士，秀麗實奇哉。煉就長生居勝境，修成永壽脫塵埃。

聖僧不識靈山客，雷音金頂大仙來。

孫大聖認得他，即叫：『師父，此乃是靈山脚下玉真觀金頂大仙，他來接我們哩。』三藏方纔醒悟，進前施禮。大仙笑道：『聖僧今年纔到我處，我被觀音菩薩哄了。他十年前領佛金旨，向東土尋取經人，原說二三年就到我處。我年年等候，渺無消息，不意今年纔相逢也。』三藏合掌道：『有勞大仙盛意，感激！感激！』遂此四衆牽馬挑擔，同入觀裏，却又與大仙一一相見。即命看茶擺齋，又叫小童兒燒香湯與聖僧沐浴了，好登佛地。正是那——

功滿行完宜沐浴，煉馴本性合天真。千辛萬苦今方息，九戒三皈始自新。魔盡果

然登佛地，災消故得見沙門。洗塵滌垢全無染，反本還原不壞身。

師徒們沐浴了，不覺天色將晚，就於玉真觀安歇。次早，唐僧換了衣服，披上錦襴袈裟，戴了毘盧帽，手持錫杖，登堂拜辭大仙。大仙笑道：『昨日纏縷，今日鮮明，觀此相，真佛子也。』三藏拜別就行。大仙道：『且住，等我送你。』行者道：『不必你送，老孫認得路。』太仙道：『你認得的是雲路。聖僧還未登雲路，當從本路而行。』行者道：『這個講得是。老孫雖走了幾遭，只是雲來雲去，實不曾踏着此地。既有本路，還煩你送送。我師父拜佛心重，幸勿遲疑。』

那大仙笑吟吟，携着唐僧手，接引旃檀上法門。原來這條路不出山門，就是觀宇中堂，穿出後門便是。大仙指着靈山道：『聖僧，你看那半天中有祥光五色，瑞靄千重的，就是靈鷲高峯，佛祖之聖境也。』唐僧見了，就拜。行者笑道：『師父，還不到拜處哩。常言道：一望山走倒馬。』離此鎮還有許遠，如何就拜？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大仙道：『聖僧，你與大聖，天蓬，捲簾四位，已到福地，望見靈山，我回去也。』三藏遂拜辭而去。

大聖引着唐僧等，緩步登山，不上五六里，見了一道活水，滾滾飛流，約有八九里寬闊，四

無人跡。三藏心驚道：『悟空，這路來得差了。敢莫大仙錯指了！此水這般寬闊，這般洶湧，又不見舟楫，如何可渡？』行者笑道：『不差！你看那壁廂不是一座大橋？要從那橋上行過去，方成正果哩。』長老等又近前看時，橋邊有一扁扁上有『凌雲渡』三字。原來是一根獨木橋。正是：——

遠看橫空如玉棟，近觀斷水一枯槎。
維河架海還容易，獨木單梁人怎踏？
萬丈虹霓平臥影，千尋白練接天涯。
十分細滑渾難渡，除是神仙步彩霞。

三藏心驚胆戰道：『悟空，這橋不是人走的。我們別尋路徑去來。』行者笑道：『正是路！正是路！』八戒慌了道：『這是路，那個敢走？水面又寬，波浪又湧，獨獨一根木橋，又細又滑，怎生動脚？』行者道：『你都站下，等老孫走個兒你看。』

好大聖，拽開步，跳上獨木橋，搖搖擺擺。須臾，跑將過去，在那邊招呼道：『過來過來！』唐僧搖手。八戒、沙僧，咬指道：『難！難！難！』行者又從那邊跑過來，拉着八戒道：『猓子，跟我走，跟我走！』那八戒臥倒在地道：『滑！滑！滑！走不得！你饒我罷！讓我駕風霧過去！』行者按住道：

『這是甚麼去處，許你駕風霧，必須從此橋上走過，方可成佛。』八戒道：『哥啊，佛做不成也罷，實是走不得！』

他兩個在那橋邊，扯扯拉拉的要鬪，沙僧走去勸解，纔撒脫了手。三藏回頭，忽見那下溜中有一人撐一隻船來，叫道：『上渡！上渡！』長老大喜道：『徒弟，休得亂頑。那裏有隻渡船兒來了。』他三個跳起來站定，同眼觀看，那船兒來得至近，原來是一隻無底的船兒。

行者火眼金睛，早已認得是接引佛祖，又稱爲南無寶幢光王佛。行者却不顯破，只管叫：『撐攏來！撐攏來！』霎時撐近岸邊，又叫：『上渡！上渡！』三藏見了，又心驚道：『你這無底的破船兒，如何渡人？』佛祖道：『我這船——』

『鴻濛初判有聲名，幸我撐來不變更。有浪有風還自穩，無終無始樂昇平。六塵不染能歸一，萬劫安然自在行。無底船兒難過海，今來古往渡羣生。』

孫大聖合掌稱謝道：『承盛意，接引吾師。——師父，上船去。他這船兒，雖是無底，却穩；縱有風浪，也不得翻。』長老還自驚疑，行者拉着膀子，往上一推。那師父踏不住腳，轂轆的跌在

水裏，早被撐船人一把扯起，站在船上。師父還抖衣服，擦鞋脚，報怨行者。行者却引沙僧、八戒牽馬挑擔，也上了船，都立在舢舨之上。

那佛祖輕輕用力撐開，只見上溜頭決下一個死屍。長老見了，大驚。行者笑道：「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八戒也道：「是你，是你！」沙僧拍着手，也道：「是你，是你！」那撐船的打着號子，也說：「那是你可賀，可賀！」

他們三人也一齊聲相和。撐着船，不一時，穩穩當當的過了凌雲仙渡。三藏纔轉身，輕輕的跳在彼岸。有詩爲証：

脫却胎胞骨肉身，相親相愛是元神。今朝行滿方成佛，洗淨當年六六塵。

此誠所謂廣大智慧登彼岸，無極之法。四衆上岸回頭，連無底船兒却不知去向。行者方說是接引佛祖。三藏方纔省悟，急轉身，反謝了三個徒弟。行者道：「兩不相謝。彼此皆扶持也。我等虧師父解脫，借門路修功，幸成了正果。師父也賴我等保護，秉教伽持，幸脫了凡胎。——師父，你看這面前花草松篁，鸞鳳鶴鹿之勝境，比那妖邪顯化之處，孰美孰惡？何善何兇？」

三藏稱謝不已。一個個身輕體快，步上靈山。早見那雷音古剎——

頂摩霄漢中，根接須彌脉。巧峯排列，怪石參差。懸崖下瑤草琪花，曲徑旁紫芝香蕙。仙猿摘果入桃林，却似火燒金；白鶴棲松立枝頭，渾如煙捧玉。彩鳳雙雙，青鸞對對。彩鳳雙雙，向日一鳴天下瑞；青鸞對對，迎風耀舞世間稀。又見那黃森森金瓦疊鴛鴦，明幌幌花磚鋪瑪瑙。東一行，西一行，盡都是蕊宮珠闕；南一帶，北一帶，看不了寶閣珍樓。天王殿上放霞光，護法堂前噴紫燄。浮屠塔顯，優鉢花香。正是地勝疑天別，雲閑覺晝長。紅塵不到諸緣盡，萬劫無虧大法堂。

師徒們逍遙遙，走上靈山之頂，又見青松林下列優婆，翠柏叢中排善士。長老就便施禮，慌得那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合掌道：『聖僧且休行禮。待見了牟尼，却來相敘。』行者笑道：『早哩！早哩！且去拜上位者。』

那長老手舞足蹈，隨着行者，直至雷音寺山門之外。那廂有四大金剛迎住道：『聖僧來耶？』三藏躬身道：『是，弟子玄奘到了。』答畢，就欲進門。金剛道：『聖僧少待，容稟過再進。』

那金剛着一個轉山門報與二門上四大金剛，說唐僧到了；二門上又傳入三門上，說唐僧到了；三山門內原是打供的神僧，聞得唐僧到時，急至大雄殿下，報與如來至尊釋迦牟尼文佛，說：『唐朝聖僧，到於寶山，取經來了。』

佛爺爺大喜，即召聚八菩薩，四金剛，五百阿羅漢，三千揭諦，十一大曜，十八伽藍，兩行排列，却傳金旨，召唐僧進。那裏邊，一層一節，欽依佛旨，叫：『聖僧進來。』這唐僧循規蹈矩，同悟空、悟能、悟淨，牽馬挑擔，竟入山門。正是——

當年奮志奉欽差，領牒辭王出玉階。清曉登山迎霧露，黃昏枕石臥雲蘿。挑禪遠步三千水，飛錫長行萬里崖。念念在心求正果，今朝始得見如來。

四衆到大雄寶殿，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復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頌願作禮，啟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衆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

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言曰：『你那東土乃南瞻部洲，只因天高地

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淫多誑，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穀，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生，造下無邊之孽，罪盈惡滿，致有地獄之災。所以永墮幽冥，受那許多碓搗磨舂之苦，變化畜類。有那許多披毛頂角之形，將身還債，將肉飼人。其永墮阿鼻，不得超昇者，皆此之故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

『我今有經三藏，可以超脫苦惱，解釋災愆。三藏有法一藏，談天有論一藏，說地有經一藏，度鬼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真是修真之徑，正善之門。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般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儺，伽葉，你兩個引他四衆，到珍樓之下，先將齋食待他。齋罷，開了寶閣，將我那三藏經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傳流東土，永注洪恩。』

二尊者即奉佛旨，將他四衆，領至樓下。看不盡那奇珍異寶，擺列無窮。只見那設供的諸

神，鋪排齋宴，並皆是仙品，仙餚，仙茶，仙果，珍饈百味，與凡世不同。師徒們頂禮了佛恩，隨心享用。其實是——

寶燄金光映目明，異香奇品更微精。千層金閣無窮麗，一派仙音入耳清。素味仙
花人罕見，香茶異食得長生。向來受盡千般苦，今日榮華喜道成。

這番造化了八戒，便宜了沙僧。佛祖處正壽長生，脫胎換骨之饌，儘着他受用。二尊者陪
奉四衆餐畢，却入寶閣，開門登看。那廂有霞光瑞氣，籠罩千重；彩霧祥雲，遮漫萬道。經櫃上，寶
篋外，都貼了紅箋，楷書着經卷名目。乃是——

涅槃經一部	七百四十八卷	菩薩經一部	一千二十一卷
虛空藏經一部	四百卷	首楞嚴經一部	一百一十卷
恩意經大集一部	五十卷	決定經一部	一百四十卷
寶藏經一部	四十五卷	華嚴經一部	五百卷
禮真如經一部	九十卷	大般若經	九百一十六卷

大光明經一部	三百卷	未曾有經一部	一千一百一十卷
維摩經一部	一百七十卷	三論別經一部	二百七十卷
金剛經一部	一百卷	正法論經一部	一百二十卷
佛本行經一部	八百卷	五龍經一部	三十二卷
菩薩戒經一部	一百一十六卷	大集經一部	一百三十卷
廢娑經一部	三百五十卷	法華經一部	一百卷
瑜伽經一部	一百卷	寶常經一部	二百六十卷
西天論經一部	一百三十卷	僧祇經一部	一百五十六卷
佛國雜經一部	一千九百五十卷	起信論經一部	一千卷
大智度經一部	一千八十卷	寶威經一部	一千二百八十卷
本闍經一部	八百五十卷	正律文經一部	二百卷
大孔雀經一部	二百二十卷	維識論經一部	一百卷

貝舍論經一部……………二百卷

阿儼伽葉引唐僧看過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甚麼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自手傳經繼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噪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儼道：『莫嚷！此是甚麼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來接經。』

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勸住了行者，轉身來接。一卷卷收在包裹，馱在馬上，又細了兩擔，八戒與沙僧挑着，却來寶座前叩頭，謝了如來，一直出門。逢一位佛祖，拜兩拜；見一尊菩薩，拜兩拜。又到大門，拜了比丘僧尼，優婆夷塞，一一相辭，下山奔路不題。

却說那寶閣上有一尊燃燈古佛，他在閣上，暗暗的聽着那傳經之事，心中甚明，一原是阿儼伽葉將無字之經傳去。——却自笑云：『東土衆僧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却不枉費了聖僧

這場跋涉？」問：『座邊有誰在此？』只見白雄尊者閃出，古佛吩咐道：『你可作起神威，飛星趕上唐僧，把那無字之經奪了，教他再來求取有字之經。』

白雄尊者，即駕狂風，滾離了雷音寺山門之外，大作神威。那陣好風，真個是——

佛前勇士，不比巽二風神；仙竅怒號，遠賽吹噓少女。這一陣，魚龍皆失穴，江海逆波濤。玄猿捧果難來獻，黃鶴回雲找舊巢。丹鳳清音鳴不美，錦雞喔運叫聲嘈。青松枝折，優鉢花飄。翠竹竿竿倒，金蓮朵朵搖。鐘聲遠送三千里，經韻輕飛萬壑高。崖下奇花殘美色，路旁瑤草偃鮮苗。彩鸞難舞翅，白鹿躲山崖。蕩蕩異香漫宇宙，清清風氣徹雲霄。

那唐長老正行間，忽聞香風滾滾，只道是佛祖之禪祥，未曾隄防。又聞得響一聲，半空中伸下一隻手來，將馬馱的經，輕輕搶去，謊得個三藏搥胸叫喚，八戒滾地來追，沙和尚護守着經擔，孫行者急趕去如飛。那白雄尊者，見行者趕得將近，恐他棒頭上沒眼，一時間不分好歹，打傷身體，即將經包摔碎，拋在塵埃。行者見經包破落，又被香風吹得飄零，却就按下雲頭，顯

經，不去追趕。那白雄尊者收風斂霧，回報古佛不題。

八戒去追趕，見經本落下，遂與行者收拾，背着來見唐僧。唐僧滿眼垂淚道：「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長老短嘆長吁的道：「我東土人果是沒福！似這般無字的空本，取去何用？怎麼敢見唐王誑君之罪，誠不容誅也！」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道：「師父，不消說了。這就是阿彌伽葉那斯，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措財作弊之罪。」八戒嚷道：「正是！正是！告他去來！」四衆急急回山，無好步，忙忙又轉上雷音。

不多時，到於山門之外。衆皆拱手相迎，笑道：「聖僧是換經來的？」三藏點頭稱謝。衆金剛也不阻攔，讓他進去，直至大雄殿前。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蜚千魔，自東土拜

到此處，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儼、伽葉，措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空取。向時衆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貳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衆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儼、伽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

二尊者復領四衆，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鉢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鉢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將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謝。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庶不孤欽差之意，遠涉之勞也。」那阿儼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唇的，一個個笑道：「不羞！」

不差！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着鉢盂不放。伽葉却纔進閣檢經，一查與三藏。三藏却叫：『徒弟們，你們都好生看看，莫似前番。』

他三人接一卷，看一卷，却都是有字的。傳了五千零四十八卷，乃一藏之數。收拾齊整，馱在馬上，剩下的，還裝了一擔。八戒挑着；自己行李，沙僧挑着；行者牽了馬；唐僧拿了錫杖，按一按毘盧帽，抖一抖錦袈裟，纔喜喜歡歡，到我佛如來之前。正是那：

大藏真經滋味甜，如來造就甚精嚴。須知玄奘登山苦，可笑阿儺却愛錢。先次未詳虧古佛，後來真實始安然。至今得意傳東土，大衆均將雨露沾。

阿儺，伽葉，引唐僧來見如來。如來高陞蓮座，指令降龍伏虎二大羅漢敲響雲磬，遍請三千諸佛，三千揭諦，八金剛，四菩薩，五百尊羅漢，八百比丘僧，大衆優婆塞，比丘尼，優婆夷，各天各洞，福地靈山，大小尊者聖僧，該坐的請登寶座，該立的侍立兩旁。一時間，天樂遙聞，仙音嘹唳，滿空中祥光燦燦，瑞氣重重，諸佛畢集，參見了如來。如來問：『阿儺，伽葉，傳了多少經卷與他？可一一報數。』二尊者即開報：『現付去唐朝——』

『涅槃經』	四百卷	『菩薩經』	三百六十卷
『虛空藏經』	二十卷	『首楞嚴經』	三十卷
『恩意經大集』	四十卷	『決定經』	四十卷
『寶藏經』	二十卷	『華嚴經』	八十一卷
『禮真如經』	三十卷	『大般若經』	六百卷
『大光明經』	五十卷	『未曾有經』	五百五十卷
『維摩經』	三十卷	『三論別經』	四十二卷
『金剛經』	一卷	『正法論經』	二十卷
『佛本行經』	一百一十六卷	『五龍經』	二十卷
『菩薩戒經』	六十卷	『大集經』	三十卷
『摩竭經』	一百四十卷	『法華經』	十卷
『瑜珈經』	三十卷	『寶常經』	一百七十卷